



皇清經解卷二十四

學海堂

孟子生卒年月考

太原閻徵君若璩著

按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為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為鄒人晚始游梁繼仕齊為卿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為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諡焉

又按史記孟子列傳孟軻鄒人也鄒為今山東兗州府鄒縣張爾公大全辨載一說曰孟子所生之鄒非戰國穆公之鄒國乃春秋孔子之鄒邑也故說文云邾孔子之鄉索隱云鄒魯地名又云本邾人徙鄒故其證也又曰史記稱孟子鄒人猶稱子路

皇清經解

卷二十四

閻徵君孟子生卒年月考

一 庚申補刊

卞人也之類又引自齊葬於魯爲魯人之證余請一言以折之曰吾之不遇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爵哉兒子詠方十歲前對曰祇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殆又一切證云

或難余曰鄒在春秋爲邾左氏僖二十一年成風曰蠻夷猾夏謂邾也昭二十三年叔孫婁曰邾又夷也杜註云邾雜有東夷之風然則孟子亦生於夷乎余曰三代以下華與夷有定三代以上華與夷無定蓋三代以上惟其人不惟其地地本華也而人夷則從而夷之如陸渾伊雒之爲戎是也地本夷也而人華則能變夷焉如大伯適荆蠻端委以治周禮是也故舜與文王爲東夷西夷之人不必曲爲解說舜生卒地名猶莫有的據若文王則實在今鳳翔西安兩府矣非當日西夷地乎當日所純乎中國者僅兗豫二州冀雖爲帝畿猶島夷錯處况雍州之僻遠哉總之有聖人出得志大行雖以江漢極南之國猶風俗茂美比於諸華否則世衰教泯雖以二王之後有終行夷禮而不克自拔者矣夫何常之有學者得是說而通之則於古今天下局勢亦思過半矣

又按大興王源岷繩謂余子旣證孟子爲鄒人非魯人曷爲母葬於魯何不并爲辨析焉余曰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鄒遂爲鄒人猶葬歸於魯者大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擊

柝聞於邾是也

又按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亥終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竹書紀年則以襄王十六年上繫於惠成王以爲其改元後之年而自癸卯以後記二十年事謂之今王今王者杜預以爲哀王是是竹書紀年有哀王而無襄王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哀王通鑑從竹書紀年而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五十二年始辛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哀王而從世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爲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其說已備載於考異矣獨余以孟子證之而覺史記爲近是者何也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

五年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五年特書曰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爲襄王孟子入而見王出而告人有不似人君之語蓋儲君初卽位之辭不然必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立孟子入見豈孟子竟久淹於梁如是邪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邪不以禮聘孟子而孟子肯枉見邪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卽譏議之邪皆非人情朱子曰七篇之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復久於梁邪余謂不特不久於梁實生平未嘗復至梁也史記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旣魏史所書魏事司馬公以爲必得其真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

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未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偏魏何遽徙都以避之卯卽一徙都事如此尙謂其生卒年

月盡足信邪此余之所以信史記以信孟子也按六國表魏世家並云子營生

於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已三十矣若如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爲改元後之年不一百有四歲乎紀年之不可信如此

又按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爲臣而歸通鑑綱目

亦因之余謂孟子去齊明去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果在赧

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

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言之也然則不獨不在赧王時亦不

在慎靚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耳孟

子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明年丙戌惠卒而襄立而卽去

梁是爲齊宣王之八年孟子游事齊當卽從丙戌起何則由大

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鄒以往僅得半耳

既仕齊中間遭三年之喪歸鄒喪畢復仕齊終不合而去須在

此十二年内孟子於齊行蹤歲月約略可知者如此按齊宣王

年史記通鑑並同但史始己卯終丁酉鑑始己丑終丁未較後十年此從史記說詳見後

又按史記與孟子不同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爲湣王孟子以

爲宣王然就史記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

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通鑑從孟子不從

史記是矣但繫伐燕事於宣王十九年當赧王元年丁未余謂

此時孟子去齊已久安得見其取之與復畔也且以宣王爲卒

皇清經解 卷二十四 閻徵君孟子生卒年月考 庚申補刊

是年故改元己丑當顯王三十七年於是上而威王立三十六年淳于髡傳所謂威行三十六年者增爲四十六年矣下而湣王立四十年世家所謂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各出銳師以伐我者減爲三十年矣紛紛遷就湊合綱目曰未詳所據也余謂此不過欲以伐燕事屬諸宣王以信孟子耳然與屈齊之年數以從燕曷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爲尤信孟子乎何則六國表燕王噲五年乙巳讓國於子之當湣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死當湣王十年後二年己酉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當湣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於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以合孟子游齊之歲月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仆燕而儲子正爲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遊者也三十日而舉燕國卽五旬而舉之之謂五偶譌爲三也種種皆合安得起文正於九原而面告之

又按京山郝氏解尹士章有曰孟子仕齊喪母歸魯終喪復之齊與齊王相習久故尹士譏孟子不明也然且至遷就顧望也余謂此孟子復至齊之切證聞所未聞按繼而有師命乃復至齊後國被兵革不可以請遂爾淹留若以一至齊而分兩截則當作旣而不當作繼而文義甚別不然齊宣就孟子之辭今又棄寡人而歸胡爲乎又之哉

或問於余曰養弟子以萬鍾齊宣亦自侈其厚矣而孟子又云曾辭十萬鍾然則齊卿之祿厚至此與余應之曰此蓋孟子通計仕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或訝余爲無稽余曰蓋嘗以臆

度之以古參之而後為是說也請為子備陳之晏子曰齊舊四
 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然則區
 一斗六升也釜六斗四升也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
 石矣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矣此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或又
 問曰子知古之量與今同邪異邪余曰古量甚小漢二斗七升
 當今五升四合然則古之五纔當今之一也即古五當今一而
 六萬四千石猶一萬二千八百石也六十四萬石猶十二萬八
 千石也此亦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或問孟子仕齊之歲幾何
 果得其歲數則齊卿之祿可坐而定也余曰今不可的考矣姑
 以孟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鍾戴為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
 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於陳戴邪則仕齊當十年矣倍於陳戴
 邪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於陳戴邪當亦不下六七年矣夫
 燕噲讓國君臣被戮太子復興俱孟子仕齊所見聞者則固已
 歷五年矣又況於崇見王喪母後歸又必有一二年故曰當不
 下六七年也至古今祿秩或粟或米或麥或錢與或名存而未
 必實給漢三公號歲食萬石實月俸三百五十斛斛即石也紛錯難齊要就米計之一歲
 當一萬八九千石視周大國之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者足食
 四千人有奇照周禮廩人月食三鬴算鬴即釜也此豈非孟子所謂滅古踰制
 奢侈成風而百姓雖竭廬空楸猶不足以供其求嗚呼古今之
 變至戰國可勝慨哉

或問於余曰齊餽兼金一百鎰趙岐註去古者以一鎰為一金
 一鎰是為二十四兩也按古所謂金乃黃金非今之銀黃金至

二千四百兩無乃過於厚與余應之曰否淮南子曰秦以一鎰
 爲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考之漢律厯志斤十六兩
 然則秦之斤溢漢之斤三之一也又考漢食貨志黃金一斤直
 錢萬是直今之銀十兩然則秦之一鎰直今之銀十五兩可知
 也當戰國時淳于髡傳梁送黃金百鎰孟嘗君傳秦載黃金百
 鎰虞卿傳趙賜黃金百鎰聶政傳嚴仲子奉黃金百鎰荆軻傳
 夏無且賜黃金二百鎰至越世家陶朱公以黃金千鎰進莊生
 蘇秦傳趙肅侯以黃金千鎰約諸侯田單傳卽墨富豪以金千
 溢遺燕將卽平原君爲魯連壽亦以千金呂不韋令能增損其
 書一字子千金固尙有什倍於齊餽者安在其遂過於厚邪或
 又問曰子知古之權與今同邪異邪金之價視今輕邪重邪余

曰漢四十斤當宋十五斤孔穎達曰今一百二十斤於古稱三
 百六十斤亦各說不同要秦之斤雖重於漢而較唐宋以後猶
 懸殊也何休註公羊傳百金之魚亦謂古金重一斤若今萬錢
 則知自三代以迄兩漢金價一律如此若在今日漢黃金一斤
 重當六兩金重至六兩足直錢六十緡奚啻倍蓰於萬錢豈非
 古黃金多而價廉故贈遺者亦多今黃金少而價昂故贈遺者
 亦少與

按滑稽列傳齊威王使淳于髡之趙齋金百斤車馬十
 駟髡仰天大笑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車馬百駟蓋十

倍也則知齊亦
 以一鎰爲一斤

又按朱子謂孟子之所以去齊其事雖不可考意王驩爲齊王
 幸臣嘗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而王亦使驩爲介與往弔公行
 子皆未嘗與言卽從之來者亦正言以折焉則所以絕之者深

矣疑驩以是積憤而去之余謂是固然矣然繫致為臣章於燕
 畔王慙之後蓋君臣之隙既開有不可以復合者矣故孟子決
 然請去集註云王庶幾改之改必指一事言今不可考矣竊謂
 改之即前章過則改之之改恐指燕人事豈必別有一事乎郝
 仲輿亦曰孟子去齊在宣王伐燕後湣王之禍實兆於此湣王
 死而齊遂不振孟子之見幾早矣又曰取燕一事尤不改興兵
 構怨之習燕人已畔而邪臣猶為文飾孟子知齊禍始此故致
 臣去王能改圖援止猶可而不悟焉殆哉

又按大全辨載一說曰或問一見思去出晝何獨遲遲答曰聖
 賢之救亂世如慈母之伏死子一息未絕尚冀復甦豈忍恣置
 此便是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家法此段取喻悲閱可為刺心

又按金仁山本大事記謂孟子赧王元年自齊歸鄒二年即如
 宋有與宋臣戴不勝語案繫如宋於去齊後固是但即在元二
 間殊無據所可據者宋初稱王於慎覲王三年癸卯孟子謂戴
 不勝為子之王不似在滕謂畢戰為子之君則應在癸卯後可
 知越明年甲辰魯景公卒子平公旅立平公欲見孟子又應在
 甲辰後至在宋與滕世子言世子繼世即位然後之滕又應為
 赧王初年事說者疑孟子或卒於赧王之初亦有故云按魯平
 公之年
六國表魯世家差互此從通鑑
 詳見安王二十五年下考異
 又按春秋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
 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
 同異也及余以孟子證而又有異君存稱世子滕文公為世子

是君薨亦稱世子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爲然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葬之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既定爲三年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猶稱之爲子直至踰年改元然後兩稱爲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孟子於滕行蹤歲月亦畧可觀矣

或獻疑曰魏惠卑禮招賢孟子往答齊宣質美好士孟子久游滕文則受其幣聘而館上宮者雖以區區之宋偃初年號行王政亦嘗一處其國焉若當時之賢君固未有愈於燕昭者也雖其志趣或殊然鄒衍自齊往矣劇辛自趙往矣樂毅自魏往矣紛紛皆見尊禮何孟子裹足而不一至燕乎余應之曰燕昭之禮士以復讎也復讎則於齊矣孟子曾爲齊卿宣雖薨而潛尚存所謂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故寧終不遇而不一至燕也與

又按孟子於梁惠王卒後猶譏其不仁梁襄王初卽位譏其不似人君蓋梁未嘗爲之臣也至于滕不特非臣且不自稱臣第曰吾分益亢矣朱子註楚辭涉江篇此多以余吾並稱詳其文意余平而吾倨是也

又按左氏非左邱明先儒辨之已悉然莫妙於朱子曰觀左邱明所恥如此而左傳必非其所作余亦有一證左邱其氏也明其名也猶春秋之間邱明閭邱明不單氏閭則單氏左自非左

邱明七篇為孟子自作止韓昌黎故亂其說亦莫妙於朱子曰
觀七篇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余亦有一證論語成于
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記言語或
出處耳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二十四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二十五

學海堂

潛邱劄記

太原閻徵君若璩著

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
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然左氏傳左師展將
以昭公乘馬而歸公羊傳齊魯相遇以鞍為几已有騎之漸
周素犧鬯考犧之字至漢鄭玄釋犧為莎又或作獻戲其字不
同其為義一也後世用莎之語遂飾以鳳皇婆娑之狀曾不知
止以犧為飾耳因其字畫形聲舛譌故器亦失其制度考是器
耳鼻皆以犧為飾狀若牛首大槩與周犧首鬯相類但兩耳連
分野之說古人每詳言之周禮保章之職既難考論而見於左
氏內外傳者猶可類推也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故伶州鳩曰歲